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九

七泰

大典

泰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程子曰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

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董楷集說朱氏附錄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耶為是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胃明闊底如何做得卜子夏傳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乾降為泰而得其中通天下之情知天下之用而不過其當也朋黨何由興乎志在其中不失其治應之而行可謂光大已矣孔穎達正義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釋得尚中行之義所以包荒得配此六五之中者以无私无偏存乎光大之道故此包荒皆假外物以明義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在中稱包荒大川也馮河涉河遐遠遺亡也失位變得正體坎坎為大川為河震為足故用馮河乾為

永樂大典



樂

遠。故不遐遺。兌為用。坤虛无君。欲使二上。故朋亡。二與五勢位。故得尚于中行。震為行。故光大也。張橫渠說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中行。中立之行也。若朋比。則未足尚也。舜文之大。不是過也。蘇軾傳陽皆在內。據用事之處。而擯三陰於外。此陰之所不能堪也。陰不能堪。必疾陽。疾陽斯爭矣。九二陽之主也。故包荒用馮河。馮河者。小人之勇也。小人之可用。唯其勇者。荒者。其无用者也。有用者用之。无用者容之。不遐棄也。此所以懷小人爾。以君子而懷小人。其朋以為非也。而或去之。故曰朋亡。然而得配於六五。有大援於上。君子以愈安也。雖亡其朋。而卒賴以安。此所以為光大也。楊龜山經說包荒。在宥之而不治也。治則或傷之矣。用馮河。過中者不棄也。棄之則立賢有方矣。不遐遺。不忘遠也。朋亡。不泄邇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是而已。此大臣之任也。周公。人臣也。而思兼三王之事。以上下交而志同。故也。夫為人臣。若周公可也。世儒謂周公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失其旨矣。陳了齋說包用遺亡。皆以尚中行為得中而不行。行而不中。皆非習坎而尚大者也。貞凶。征凶。由是而分矣。是故光者。坤之德也。大者。乾之道也。以光而大。泰之九二也。張紫巖傳二有乾剛之德。其容如天。其公如天。中道上通。君心應之。包荒。用馮河。容也。

大永

不遐遺。朋亡。公也。荒包則不才者勉。馮河用則強暴者化。不遐遺。朋亡。則志仁身正。臣道洪矣。泰治之時。君臣各得其志。為大臣者。孰不以天下為心。且以天下為公哉。二剛中知保治之難。汲汲乎荒之包。馮河之用。不以遠棄。不以近比。所以作成人。才。杜絕私黨之意。甚備。宜得尚于中行之君也。嘗考二之心。處至治而兢兢。若未治。惟恐一夫失所。一才見棄。一事不公。有以害吾治。其為中也至矣。事業豈不從而光大哉。坤陰在上。包荒象。三比象。陰二承之用。馮河象。陰荒也。陰在外包也。陽剛不中。馮河也。應坤為不遐遺。為朋亡。乾中為光大。郭雍解泰之道甚大。有三才成能之事。故象言財成輔相。非小人可居。必大人君子用天德者。可以主之。九二之臣是也。九二得乾剛中之大德。故荒不治者包而治之。馮河之勇者用之。幽遠之士不遺焉。是有含容之度。而无忿疾之心者。非天德之臣不能至也。如是則大者自來。而无幽遜之志。小者自往。而无干進之心。善惡各安其分。而天下之朋比亡矣。蓋一於大公。而无私心。則天下有朋者。未必用。而无朋者。未必遺。君子小人。率包而容之。而其用者。必有德遺者。必无德也。天下曉然。知有德必用。而无德必遺。雖有朋何益也。是為朋亡之道也。此九二所以得尚于中行之君。尚猶配也。中行者。六五為中。以行願之君也。

大永

洪範以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為皇極大中之道。則象以九二為光大。不亦宜乎。九二以君德而為臣。觀爻象之辭。盡坤含弘光大之義矣。所謂大人之事也。而不言大人者。以否之辭可互見也。故乾之九二。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近之。坤之六五。黃裳元吉。而泰之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近之。非得於乾坤用九用六之道。不足以成泰也。九二所謂見群龍无首者也。六三所謂永貞以大終者也。**李光讀易詳說**九二以陽剛之才。有應乎五。而處人臣之正。當泰之時。能包含荒穢。雖狂狷之士。不顧險患。如不假舟楫。而馮河者。无不容納。此真大臣之任。當海內交泰之時。人材衆多。若遴選太精。則豪傑之士。或不得其職。則聚而為寇盜者多矣。秦隋之末是也。當廓其度量。包含荒穢。遠者无所棄遺。則山林之士。莫不皆至。近者无所阿比。故朋黨之禍。无自而興。如母乃能配乎九五。中之主。而无偏黨之私也。人臣之道。至此則光明盛大。不可有加矣。**朱漢上傳**兌為澤。震為萑。陂澤荒穢之象。二之五以陽包陰。包荒也。坎為大川。出乾流坤。行於地中。河之象也。震足蹈川。徒涉也。徒涉曰馮。馮河也。勇於蹈難而不顧者也。二近五遠。不遐遺也。陽與陽為朋。二絕其類而去。朋亡也。人狃於泰政。緩法弛之時。當有包含荒穢之

大永

量以安人情。用馮河越險之勇。以去弊事。民隱忽於荒遠。人材失於廢滯。故戒以不遐遺。近已者愛之。遠已者惡之。大公至正。或奪於私昵。故戒以朋亡。四者具。乃得配六五而行中道。所以然者。光明廣大。不狹且陋也。六五柔中。以下九二。二剛中而配五。坎離日月。充滿六合。而无私照。其道光大。如是則无一物不泰矣。易言道大无所不容者。曰光大。思慮褊狹者。未光大。陋之謂也。時已泰矣。苟淺中不能容之。則輕人才。忽遠事。植朋黨。好惡不中。不足以厭服人心。天下復入于否。六五曰中以行願也。九二曰中行中道者。所以存泰也。橫渠曰。舜文之治。不過是矣。曾種易粹言。蕪山郭氏曰。九二。昔武王克商。召太公而問之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儲胥。咸劉厥敵。靡使有餘。王曰。不可。太公出。召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召公曰。有罪者殺之。无罪者活之。王曰。不可。召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无變舊新。唯仁其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方是時。皆商之頑民也。武王周公處之如是。况包荒馮河之徒歟。泰之九二。武王周公盡之矣。謂之泰誓。宜无媿也。易說。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白雲郭氏曰。見前張橫渠說。楊龜山經說。郭雍解。李衡義海撮要。无不包容。无不納用。至

大永

遠不遺。至近不私。石所引孔穎達正義見前。鄭剛中窺餘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皆九二主泰用人之道。六五以柔順居尊下。應於二。故

二得以主泰用人。然同志相交。凡二之得盡其才。六五之功也。夫小往大來之時。安能使天下无小人。惟消而在外。使不至害君子足矣。況彼荒而不治者。勇而不中者。其可盡棄。聖人慮其然。故於九二示其戒也。荒者怠惰弗修之謂也。能包而容之。亦或為勤。馮河者強暴勇前之謂也。能取而用之。亦或可使。惟如是。故中養不中。而天下无不通之人矣。雖然。包荒用馮河。可以為仁矣。苟推之不廣。近者得而遠者遺之。猶未足以為治。故戒之以不遐遺。用人之廣。可以為賢矣。苟行之不公。黨與立而私意勝。亦不足以為治。故戒之以朋亡。具是四者。茲九二所以得尚于中行。六五中行之主。言二所為如是。為其主之所尊尚也。人臣而為主之所尊尚。豈不光大哉。象於四者止言包荒。而不及其餘者。蓋象於易文。往往不全載也。虞翻曰。在中包荒也。變成坎為河。震為足。乾為遠。二五易位。故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二五易位為光大者。翻謂二動成離。故也。又互體兌在坎上。虎馮河之象。揚萬里傳六五以柔中之君。專任九二剛中之大臣。此所以致泰之極治也。九二將何以答六五之知。盡致泰之道。其綱一。其目三。何謂

大永

一曰包荒以宏其度。何謂三。曰用人之際。不以全責偏。不以近忘遠。不以羣間孤。剛果之才。偏於勇。責其不全。則天下有廢才。幽遠之士。壅於聞。搜之不博。則天下有逸士。孤立之賢。寡於朋。主之不力。則天下有遺賢。是三

人者。有一不能。兼容豈包荒用人之度也哉。九二體其一。以行其三。此其所以能合於六五。中行之君。而致泰亨光大之治也。尚之為言。配合也。如西漢以列侯尚主之尚。其堯舜野无遺賢之世乎。林栗集解九二。兌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之艮。故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初為乾。乾為郊。二為兌。兌為澤。三為震。震為萑葦。郊野之外。水澤所鍾。而萑葦茅茨生焉。荒之象也。乾為人。兌為澤。震為足。水澤之上。人徒涉焉。馮河之象也。乾為郊野。遐之象也。坤為衆。朋之象也。荒者茅塞而不治。人之所棄也。馮河者進取而不顧。人之所疾也。遐者踈遠而易遺。朋者親近而難忘者也。惟六五之君。以柔居尊。下畜三陽。而反其坤巽之類。故荒者吾能包之。馮河者吾能用之。踈遠之賢。无遺於野。而朋比之衆。自散於朝。則可謂皇極之君矣。尚猶配也。中行謂二也。有皇極之君。必有中行之臣。說而應之。故六五得配於九二。以成泰之治也。何者。以六居五。以九居二。履中正之位。无剛柔之偏故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

大永

猶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又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荒與馮河。孔子之所謂狂狷。過不及者歟。何者。以陽居剛而不得乎中故也。剝胎殺夭。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西伯養老而太公歸之。燕昭禮士而樂毅從之。包荒得尚于中行。不亦宜乎。子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其六五之謂矣。二五相與。剛柔迭居。是以互言其義也。揚慈湖傳。大哉九二之道也。惟賢知賢。拔茅茹在九二。不必言九二。大賢學之。荒者疑在所棄。今九二則包之。何以包之也。人有常性。本善本正。因物有遷。斯昏斯亂。荒者不協于極而已。猶未罹于咎也。君子當包受之。寬以教養之。則天下之善心无不興起。可以使人皆有士君子之行。馮河者勇進直前。无所畏懦之象。謹畏不敢發。君子之常德。然而泰之時。上下交而其志同。君子居內而道長。小人居外而道消。三陽並進。群賢畢集。九二又得位於斯時也。苟猶畏懦不敢輕發。則斯民何所賴。至治何由致哉。用馮河所以破君子畏懦之蔽。啓以變通大有為之道也。遐遠也。遠者人情易以遺已。亦才力之所不逮。今九二不遺遐遠。每車所至。人力所通。睿智周之光被。无外。朋者所親也。朋已。則不止於所親。雖所不知。凡一言之善。一事之能。尚皆用之。而况於以賢人吉士稱者乎。包荒用馮河。

大永

不遐遺。朋亡。九二備此四德。得道之上。尚上也。得乎道之全。非其小者也。然此亦非於常性之外。復有所進也。雖大聖與下愚。其常性則同。賢者智者。自過之而失其中。不肖者愚者。自不及而失其中。今九二之道。自小賢小智觀之。則謂之大。自道觀之。則中行而已矣。中无實體。賢者智者未能忘意。不意乎彼。則意乎此。不彼不此。又意乎中。皆有所倚。非中也。中者无思无慮。无偏无倚之虛名。非訓詁之所到。曰光大者。乃言其道心光明。如日月之光。无所思為。而萬物畢照。道心无我。虛明洞照。萬里苟未至於如日月之光明。必有已私。有意有我。必有蔽惑。惟曰中而不曰正者。中正雖无二道。而世之秉政者。未必能中。虚无我也。項安世玩辭九二。剛而能柔。其道中平。无所偏倚。能包在外之三陰。與之相應。如徒步涉河。无所疑忌。陰雖遠而不之遺。陽雖近而不之比。獨離其朋。上合於六五之中行。二五相易。遂成既濟。以此處泰。不亦光大乎。五交二成離。故有光大之象。二至五成坎。故有馮河之象。郭子儀之待回紇。與魚朝恩。裴度之待蔡人。皆包荒而不惡。馮河而不疑。故益賊小人。意消心化。其道愈大。其德愈光。其九二之謂乎。李謙齋詳解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尚配也。主也。猶漢尚符璽尚公王之尚。荒者。小人之荒穢。而无所用者也。馮河者。小人之勇而可使。

大永

者也。荒者包而容之。勇者因其才而用之。雖至疏至遠。未嘗遺也。夫如是。則在我者无偏系之心。而朋黨之患亡矣。二以陽居陰而上。應於五。此大臣之得位者也。二不以其得位自矜。而方且恢洪廣大。舉天下之小大包而納之於度量之中。可容者容之。可用者用之。是以得配於六五。中行之君。而獲光大之美。二可謂有大臣之量者也。夫君子之於小人。要當容之。以受其歸。而不可疾之以甚其惡。晉欒氏之難樂王鮒。謂范宣子曰。曷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餘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夫使宣子能從王鮒之言。則二子之勇必為吾用。又安有異日曲沃之變哉。嗚呼。若宣子者。是不知用馮河之義者也。馮椅輯註。包荒得尚于中行。九二象占。以光大也。舉上下二句。則全爻之義皆在其中。泰之為卦。莫尚此爻。故曰光大。光大。陽明中正之象。馮椅輯傳。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贊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蘭惠卿曰。包荒者。包初九也。初為內。二為外。故曰包。用馮河者。用九三者也。以剛居陽。故謂之馮河。不遐遺者。不遠忘三陰也。三陰比三陽為遠。故謂之遐。朋亡者。三陽為朋。然亦不相黨。馮當可曰。初比二為未用。猶賢者在荒遠。三比二則材過於剛。二獨居中。後則引初以進。前則用三以行。

大永

位在內而志應於外。為不遐遺。已應五而初應四。三應上。同類各從其應。為朋。趙氏曰。人材有不及者容之。其或勇為之過。則亦取之。不以其遠而遺之。不以其朋而私之。過與不及。皆无所棄。而踈與親。皆无所偏。此九二之責也。大抵下卦二居中。多與初三兩爻同體。協比為義。小畜之三陽。九二猶且牽復在中。况泰之三陽上復者乎。初在後而不及。則包之以進。三在前而過。則用之以行。三陰在外。遠也。而應五則不遺。三陽同體。朋也。而各有應。則不黨。此泰之九二所以為盛也。右明象。李子思曰。世有皇極之主。則必尊而尚之。故曰得尚于中行。程正叔曰。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是以剛中之材。為上所專任。故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右明占。泰之為卦。天地之中也。三陰三陽。而无所偏。上降下陞。而无所倚。中之道也。則於六位之中。又取中焉。二五居臣之中位也。五雖君而六居之。二雖臣而九居之。其象為剛中之臣。上配柔中之君。以任中道之責者也。故六爻之義。二得而兼之。尚配也。得配于中道之主也。今取帝女者。謂之尚主。盖取諸此。六五所以有歸妹之象。右明爻義。

大永



乾下
坤上

乾野兌澤變離之中虛。坎之汙穢而震之蘆葦在焉。包荒之象。震動為用之象。坎為大



離下
坤上

川出乾流坤行於地中。河之象。徒涉曰馮。震足在坎川之上。馮河之象。坤土在上。不

遐遺之象。陽與陽為朋。九二變為六二。則絕其朋矣。朋亡之象。六五居中。在五卦震足之上。中行之象。二配於五。尚配也。得尚于中行之象。陽為大。乾為天而在下卦。天道不濟而光明。光大之象。

九二。包荒。用馮河。止以光大也。泰之時。為大臣者多失於隨事求詳。喜文

棄武。務近忽遠。徇私忘公。四者既行。非惟招淺中狹量之譏。自然不厭人

心。難服公論。雖使人主有寬柔謙恭之德。而能信任之。為臣如是。亦非人

主之所願也。今九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於中正之位。變柔而為離。既不失

於剛暴。又不失於柔懦。既不失於不明。又不失於太察。以為天下四海之

永大

大雖已泰乎。尤不可求詳責備。使之盡如吾意。間有荒穢未治之處。固當

包容含蓄。庶幾可以潛革。故曰包荒當泰之時。人皆趨文。則於武備必不

暇留意。若勇者技无所施。又且為時厭薄。則計出无聊。誠有可慮。能舉而用之於泰平之時。是豈常情所及哉。故曰用馮河。究民隱於幽遠。起人材於廢滯。故曰不遐遺。同己者不私而昵之。異己者不遠而去之。故曰朋亡。具是四者。茲九二所以得尚于六五中之主。尚者配也。以下取上曰尚。人臣之所為。可以上配於人主。乃所以增光其大者也。故曰以光大也。此卦六五君位。九二臣位。處泰之道。盡具於二而不言於五。何也。蓋以六五中順之君。既能委任九二剛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舉不必自為可也。然是象只言包荒者。蓋包荒則人材雖偏。必見諸用。一視同仁。何間疏遠。无偏无黨。何有同異。然則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之三者。皆自包荒而致之。或者以為象辭省文者。亦非卦變明夷泰之時。君子涖衆用晦而明之時也。

魏了翁

集義

藍田呂氏曰。九二之德。以乾下坤上。中正无頗。此所以得尚

乎中行。

東萊呂氏曰。九二。包荒。用馮河。伊川作兩句說。亦好。今只作一

大永

句。包荒。則既能包容。雖馮河勇力之士。亦能用也。不遐遺言。大抵人當否之時。自然憂深思遠。至泰時。人民安富。國家閒暇。所失多由慮之不遠。殊

不知亂每基於治危。每基於安。詐可遐遺乎。若朋亡言。惟亂世智者劾其謀勇者劾其力。不暇為朋黨。當泰之時。人臣各有朋黨。是以漢之朋黨不

起於高帝光武創業之時。而起於中葉之後。唐之朋黨。不起於高祖太宗之時。而起於宣宗之際。此泰所以貴於朋亡也。惟能盡二者事。庶得中道。惟得中道。故光大也。雖然。此卦六五君位。九二臣位。治泰之道。盡具其二。而不言於五何也。蓋以六五中順之君。既能委任九二剛中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舉不必自為也。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張橫渠說。楊龜山經說。朱漢上傳。鄭汝諧翼傳。程氏釋此爻。至為詳悉。以其餘意推之。非特處泰治之世當如是。其處小人之道亦當如是。蓋以君子在內。二為之主。所以制小人之命者在焉。制小人之命者。豈必感之於至窮之地哉。曰包荒。不以褊心而起其怨也。曰用馮河。不以疑心而乘其間也。曰不遐遺。毋以在遠者為可忽也。曰朋亡。毋以在我者為可私也。處泰如此。則能以其中道而上配乎其君。君為之主。我行其志。而其道光矣。餘從程氏。趙以夫。易通當泰之時。乾陽在下。坤陰在上。坤地廣袤。有荒之象。天包乎地。包荒也。二居乾中。用之而柔。五坎在前。馮河之象。失五之應。則遐遺矣。失陽之類。則朋亡矣。復還其剛。則遐不遺。朋不亡。六五之君。乃以柔應之。得尚于中行也。光大者。以陽爻言。為泰而不為明夷也。易

永樂

被總義當泰之世。二以剛中。應五之柔中。五資之以治泰者也。治泰之道。

不能使天下皆君子也。亦不能使天下皆无小人也。以中道先天下而已。包荒者。小人之惡。可恕則恕。不必疾之已甚。用馮河者。小人之勇。可用則用。不必責之太備。不遐遺者。小人在外。不以疏遠而棄其善。朋亡者。小人為黨。必使之喪朋。以趨於善。以是四者。處泰。則小人皆為君子之歸。九五之君尊而尚之。故曰得尚于中行。此所以為光大之盛也。楊瀛四尚易通童谿曰。二當君子道長之時。正當以天下為己任。初九之君子處草野僻陋之地。有茅茹之象。而二則從而包之。故曰包荒。九三之君子以剛健過中之才。艱難以守正。而二則從而用之。故曰用馮河。荒者必包。馮河者必用。則有兼收並用之德。而无私昵朋比之嫌。如此。則可以上配中行之主。西溪李氏曰。包荒。用馮河。用君子之道。不遐遺。朋亡。處小人之道。愚得之師曰。二爻泰之明夷。大抵陽明陰晦。陽之純。則為泰。一變則否之機伏焉。夫聖人作易。憂患之意。每於未兆未形之際發之。且九三一爻。乃否泰之交。故戒之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又曰。艱貞无咎。豈知艱貞二字。已於二爻之變卦言之矣。夫明夷曰利。艱貞言君子當明夷之時。艱難而不失其正。則為利也。聖人隱其旨於九二。而發其意於九三。其知泰之變。則為否之伏耶。夫陽主明也。陰主殺也。陽變之陰。則夷其明於養晦之地。所

大永

典

以曰明夷之吉順以則也。當九二君子道長拔茅類升之時。而否變之機。伏於冥冥。雖變而之晦。猶曰用拯馬壯吉。是欲資夫衆陽之助已也。愚

曰。九二剛中。治泰之主。包含荒穢者。居中則虛也。馮河勇決者。乾健利涉也。不遐遺者。不忘遠也。朋亡者。不泄適也。四者盡而後配合中行之道。所

以光明而盛大。不然。淺中狹量。顏情牽制。玩細娛而忘大患。植黨與而市私恩。將見邪正雜揉。危亡伏於不測。泰即否也。凡卦有乾體。乾中有坎。故

皆曰利涉大川。此用馮河也。尚。與漢書列侯尚公主之尚同。趙汝楙輯聞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聖人釋爻。不皆全舉其辭。然擷取一二。

乃此爻之綱領。言包荒得尚于中行。則用馮河不遐遺。朋亡。皆包荒內事。聖人教人以玩辭之要如此。九二能包荒。則用泰之功。光明盛大。斯言雖

約。鋪張揚厲而有餘。徐相直說。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无所不容。曰包。故使人也。器之。雖有馮河之勇者。亦用之。苟在所可取。不以遠已而有所棄。

不遐遺也。苟在所棄。雖近已而无所私。朋亡也。以此故得尊尚于六五中行之君。象言得尚于中行之君。而人臣之道。大光也。張應珩解。包容也。荒

外卦坤也。馮河勇夫也。不遐遺。不遠棄也。上文皆言坤朋亡者。去自己之朋。九三初九也。當君子道長之時。小人亦不可遽絕。而不用宜包容外卦

大永

之荒穢。用馮河之勇夫。雖遠亦不可遺也。同類之朋。或不明。是必欲盡去
小人者。亦宜亡之。否則激其變而事生。所謂得尚于中行。而全其剛明遠
大者。以此也。處泰卦九二之時。聖人諄諄垂誨。猶爾。在否之世。可知其為
治之難矣。**蘇起翁讀易記**九二為致泰之臣。能包八荒。不分內外。則度量
廣大。小人見容。有徒涉馮河之勇者。用之。不以泰而忘武備也。人之有才
不以遠而遺棄。不以非吾朋黨而不用。存大公至正之心。无忘遠朋比之
患。以此致泰。亦何難哉。故以此得尚于中行。中行五也。尚主也。五言帝
乙歸妹。二言尚于中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爻變離。斯其為光大歟。尚帝
之妹。豈不光明而宏大。二三四互兌則四少女也。三四五互震則五長男
也。四非五之妹。而何。九二互兌伏艮。少男也。得尚于中行宜矣。以大臣而
尚主。亦以見上下交而志同。其於致泰也何有。**丁易東象義**包荒得尚于
中行。以光大也。九二以光大者。陽為明。故有光象。陽為大。故有大象。光能
燭遠。大能勝私也。包荒得尚于中行。舉首尾二句言。**鄧錡圖說**九二包荒
止以光大也。包荒如蒙二包蒙。姤五包瓜。旨意一也。夫九二應五。上為乾
之九五。六五應二。下為坤之六二。故二變既濟。剛柔正而當位。今泰之九
二。乃為生物之天。六五即為无物之地。蓋二陽未出于地。地上无物。无物

大永

曲

之地。非荒而何。九二之五。盡包其无物之地。故曰包荒。自子中坎位之復。一陽上行坤中爻。爻皆涉坎水。故曰用馮河。泰之九三。天地際也。二近於三。自邇涉遐。以至於天地之際。故曰不遐遺。坤之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天地否也。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地天泰也。謂西南否陰之朋。至此東北之泰。陰朋已亡矣。故曰朋亡。泰者。天地交也。以二之五。乃成既濟。得尚于中行也。故曰得尚于中行。故聖人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謂坤體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至于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故曰以光大也。吳澄纂言。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項氏曰。泰之所以成泰者。以九二六五上下相交也。俞琰集說。光大。謂宵次明闕。而有容人之量也。童溪王氏曰。止舉包荒而下文之義亦兼矣。此省文之例也。李恕易訓。九二止以光大也。二以剛中。上應柔中之君。主治泰者也。當泰之時。不可擾之。以激近患。必貴有包含荒穢之量。又懼因循憚改。必有徒涉之勇。足以濟深涉遠。乃能有為。而又周及庶事。遐遠不遺。公行无私。絕去朋與。乃能配合中行之義。全此四者。乃能合於九二。中行之德。而光明顯大也。保八原旨。九二。陽居健體之中。剛中之臣也。包荒。乾大坤廣。洪荒也。乾與坤應。有包荒之象也。用馮河。互體

永樂

大

見兌乾健涉。兌澤而不陷。有勇馮河之象也。不遐遺。內近外遠。內外相應。有不遺遠之象。朋亡。三陽則為朋。二往配五。有喪朋之象。得尚于

中行。六五居上。以陰下嫁為歸妹。此尚當為尚公主之尚。中行。指六五居中。九二亦居中。是六五歸于九二。九二尚六五。為得尚于中行之象。中之中也。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君子體而用之。六五下應九

二。即是上中應下中。中之中也。故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者。中之神氣存焉。是故可以无大。无才不用。不忘遐遠。不屑朋比。以光大也。胡震衍義。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泰之九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

以柔順得中。而下應於二。君臣同德。二主治泰者也。是泰之宰相也。宰相之道有四。曰包荒。曰用馮河。曰不遐遺。曰朋亡。四者而皆會之。以中道。此

見九二之善。以道事君者也。方泰之時。弊端容有未盡革。才位猶有未盡稱。革弊而矯激。則擾暴而變生。治惡而太驟。則激忿而艱險生。寬和以興治弊。忠厚以進人材。赦小過而矜之。不忿疾于頑。而教之。此處泰之貴於包荒也。當容而容。亦隨時而取中也。處泰之道。嚴急固不可。因循苟且尤

大永

不可苛刻。固不可牽制。畏懦尤不可。大姦當拔。則拔之。大賢當進。則進之。大事當立。則立之。於包含荒穢之中。而濟之以越險濟難之勇。此乃義理

之勇。非血氣之勇。无疾視忿戾之態。有隱然寬大樂易之意。則當勇而勇。亦所以隨時取中也。又曰不遐遺。不以遐遠之民生。而恩惠之不普。不以僻陋之賢才。而選舉之不及。不以事變之茫昧。而備具之不至。此不遐遺而周普。亦所以合乎中道也。又曰朋亡。處泰之時。建制立事。推明公道。不以所識窮乏得我。而害其公。不以宮室妻妾之奉。而害其公。不以貴戚之請托。而害其公。則朋亡而盡公。亦所以合乎中道也。小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舉包荒而通解四者之義。約其辭也。以光大。謂中道之光大也。中者。天理之自然。人事之當然。而不可須臾離也。夫子曰。中庸之為德也。民鮮久矣。學者立身行己。苟能廣吾器量。勉吾義勇。充吾遠見。屏吾係累。以依乎中庸。是亦一身之泰。豈特治泰之臣為然。或以用馮河為宰相兼用剛果之才。以輔泰。亦一說也。潘氏曰。包納而善用。舉遠而无黨。宰相之道。所以配合六五。中行之君。而為太平之輔也。張清子集註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九三以陽居陽。過於勇者也。故有馮河之象。用馮河者。九二以三有濟險之才。而可用也。愚謂二居臣位。以剛應五。泰之主爻也。坤地廣袤有荒之象。天包乎地。包荒也。无舟渡河曰馮。即暴虎馮河之馮。包荒所包者遠也。用馮河所用者勇也。不遐遺。謂不遐棄也。

大永

君子不黨。則朋比之私皆亡。四者乃大臣處泰之道。唯其有九二剛中之德。故得以配合六五中行之君也。尚者配也。然爻言四者之德。象但舉其包荒之量。蓋止言其大者而已。二言得尚于中行。而五言中以行願。二與五應。則泰治以之光明盛大也。所引蘭氏曰。見前馮椅輯傳。趙珪解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二乃治泰之臣。以乾體剛中之才。為治不難。但當廣大其量。包含荒穢。不求瑕類於人。乃可容衆。世泰人心安於暇逸。怠於治理。用馮河之勇猛以濟之。則无廢墜不舉之事。遠方民瘼難知。易亡。不以遐遠遺忘而不恤。則遠人嚮慕。位隆族大。攀援附托之朋消亡。則无以私害公。如此則可得配尚中道而行矣。象云。以光大。是則政修道行。國民安泰。以光大其事業矣。陳應潤爻變易緼。此周語文法。周公所作爻辭明矣。包荒。寬容貌。不剛也。用馮河。威勇貌。不柔也。不遐遺。无偏也。朋亡。无黨也。言君子不剛不柔。无偏无黨。庶幾乎中道而行也。九二變陰。下卦為離。離之文明。剛柔相濟。所以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人徒知治泰之世。易為力。殊不知治泰之臣難為功。堯舜之時。泰之盛矣。而猶有象恭滔天。巧言令色。孔壬之人。在帝左右。以為君子害。故元凱之賢不能自進。向非堯舜之聖。禹臯稷契夔龍之賢以治之。未知泰之果能全盛否。象至不仁。封之有庠。

大永

曲

包荒穢也。舜干羽而有苗格不遐遺也。用馮河之勇而誅四凶。去其朋邪之黨也。後世稱太平之治必言堯舜者。以其事業光輝盛大也。解蒙精蘊

大義先儒曰。仁足以有容。勇足以斷制。智足以燭幽。道足以示公。然後無過不及之差。惟其以光大。故能如此。非光則無以及遠。非大則不能勝私。其能合於九二之中行者鮮矣。蒙謂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有深遠之慮。而無朋比之私。以此治泰。自無過不及之差矣。**葉有慶經義**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廣其教者既有容德。則被其教者斯有顯德。夫下之有顯德者。以上之有容德也。苟上無寬大樂易之量。則下有艱難退沮之意。天下微全人矣。况望其有顯德乎。當泰之時。上之人固不敢棄才於泰和之外也。於是推包荒之量。其待人也。無鄙夷厭薄之心。尚中行之道。其示人也。無超異孤峻之行。常以有教無類為意。非有容德乎。當泰之時。下之人亦不敢自棄於泰和之外也。於是因上之包荒。去荒以就美。而期見識之高明。因上之尚中。就中而去偏。而期踐履之盛大。常以遷善改過為念。非有顯德乎。惟上之人不棄才於泰和之外。故下之人皆成才於泰和之中。茲泰之所以為盛治歟。云云。吾於泰九二見之。嘗謂生其才者天也。全其才者人也。天生之人。全之則人才自微而之盛。天生之人。棄之則

大永

人才自盛而之微。是知盛而微。微而盛。非人才之自爾。主人才者。烏可封築己私。滿汙意見。而以有我為心也。要當山數度量。川澤胥次。而以體天為心也。如以有我為心。則指疵剔瑕。吹毛撻類。置人才於自昏自明之域。自卑自高之地。是豈天之心哉。如以體天為心。提汙就潔。澣舊涵新。則振人才於日高明之境。日盛大之闡。寧以有我為心哉。主人才者。其將以有我為心乎。抑將以體天為心乎。吾知其以體天為心矣。自今觀之。秦之主教者。蓋知夫天之生才也。賢者固有也。不肖者豈无之。烏可以其不肖而不包納之也。知者固有也。愚懵豈无之。烏可以其愚懵而不包納之也。吾則見其可教可誨。而不見其可斥可外。教之誨之。必以中行之道。吾則見其可啓可發。而不見其可擯可絕。啓之發之。必以中行之道。庶乎使下之人。皆可跂而及。皆可勉而到焉。非廣其教之有容德乎。秦之被教者。亦知夫上之納我也。不以不肖不見斥。而且以賢者之期望。吾烏可自棄於賢者。而為不肖之歸乎。不以愚懵而見薄。而且以知者之屬意。吾烏可自暴於知者。而為愚懵之歸乎。吾當潔己好脩。不當自處於卑汙之地。由卑汙而高明可也。吾當特立獨行。不當入於淺狹之所。由淺狹而廣大可也。庶乎使上之人。以樂育而自慰。以得人而自喜焉。非

大永

被其教之有顯德乎。我儀圖之。以春秋之法。而責天下。則天下无全人。以皇極之道。而待天下。則天下有成才。泰之九二。吾知其待天下也。以皇極之道。而不以春秋之法也。彼其心固以為苟有一人之可棄。非天之心。有一人之自棄。亦非天之心。天之心固廣大也。而我固自小。天之心固并包也。而我固自狹。豈皇極之道也。泰九二之心。天之心也。亦嘗念夫人才之在天下。其始也。患其不能明吾之教。當如蒙之包蒙。而施其教可也。其中也。患其不能信吾之教。當如臨之教。思无窮。而久其教可也。其終也。患其不能尊吾之教。當如觀之神道設教。而妙其教可也。如是。則泰之至教。泰之至治。常見於天下。因是以驗之。虞周則信其然矣。有虞之民。所以比屋可封者。以上有執中之人也。有周之民。所以人皆士行者。以上有忠厚之人也。不然。何以曰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

永樂

恤其孚。于食有福。

程子傳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

大典

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

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為孚。如是。則於其祿。食有福。益也。祿。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朱子本義。將過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趙與迥易遺說。朱子語錄。泰卦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此言勿恤後。未信與不信。黃義剛錄。于食有福。如食舊德之食。東坡赤壁賦。吾與子所共食之食。

劉砥錄。王弼註。乾本上也。坤本下也。而得泰者。降與升也。而三處天地之際。將復其所處。復其所處。則上守其尊。下守其卑。是故无往而不復也。无

平而不跛也。處天地之將閉。平路之將跛。時將大變。世將大革。而居不失其正。動不失其應。艱而能貞。不失其義。故无咎也。信義誠著。故不恤其孚。而自明也。故曰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也。跛。彼偽反。徐甫寄反。傾也。注同。又破何反。偏也。陸德明音義。見前王弼註。孔穎達正義。无平不跛者。九三

永

大曲樂

處天地相交之際。將各分復其所處。乾體初雖在下。今將復歸於上。坤體初雖在上。今欲復歸於下。是初始平者。必將有險。跛也。初始往者。必將有

反復也。无有平而不跛。无有往而不復者。猶若元在下者而不在上。元在上者而不歸下也。艱貞无咎者。已居變革之世。應有危殆。只為已居得其正。動有其應。艱難貞正。乃得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者。恤。憂也。孚。信也。信義先以誠著。故不須憂其孚信也。信義自明。故於食祿之道。自有福慶也。注將復其所處。至于食有福也。將復其所處者。以泰卦乾體在下。此九三將棄三而向四。是將復其乾之上體所處也。泰卦坤體在上。此六四今將去四而歸向初。復其坤體所處也。處天地之將閉。平路之將跛者。天將處上。地將處下。閉而不通。是天地之將閉也。所以往前通泰。路无險難。自今已後。時既否閉。路有傾危。是平路之將跛也。此因三之向四。是下欲上也。則上六將歸於下。是上欲下也。故云復其所處也。信義誠著者。以九三居不失正。動不失應。是信義誠著也。故不恤其孚。而自明者。解於食有福。以信義自明。故飲食有福。李鼎祚集解九三。无平不跛。无往不復。

大永

虞翻曰。跛。傾謂否上也。平。謂三。天地分故平。天成地平。謂危者使傾。往謂消外。復。謂息內。從三至上。體復象。終日乾乾。反復道。故无平不跛。无往不復也。

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虞翻曰。艱。險貞正。恤。憂孚信也。二之五得正坎中。故艱貞。坎為憂。故勿恤。陽在五孚險。坎為孚。故有孚體。

噬嗑。食也。二上之五據。四則三乘二。故于食有福也。司馬溫公說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何也。夫物極則反。天地之常也。是故治者亂之原也。通者塞之端也。三居天地之際。剛德將退。柔德將進。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君子於是時也。何為而可哉。必也執節守道。而獨行其志乎。故曰艱貞无咎。君子之於道也。患志之不篤。不患人之不信。譬如農夫。是穰是穰。雖有飢饉。必有豐年。故曰勿恤其孚。君子之于祿也。修其性。俟其命而已矣。然後能永享安榮也。故曰于食有福。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都潔易變體義。此泰之臨也。而爻辭云。爾者。夫乾下而坤上者。泰之成卦。故曰天地交泰。而以上下交為義。坤上而兌下者。臨之成卦。故曰澤上有地。臨。而以上臨下為義。泰雖以上下交為義。而過中則必辨。若天之際地而平。雨之所以施也。然未嘗不終於陂。若地之際天而往。雲之所以行也。然未嘗不終於復。君子之臣其君也。知天地之交際。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故艱不敢易。正不敢僭。而上下之分於是乎辨。上下辨。分。則以上臨下之義行焉。是始於泰之交。而終於臨之辨也。蓋與臨之本體異矣。趙復齋說。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下卦極泰之盛。上卦極泰之變。盛。故存人事以致戒。變。則推天行之必然。平陂往復。理

大永

有可懼。泰盛宜戒也。城復于隍。勢不可遏。泰變可推也。內卦方天地交際未解。故時與上六不同。勿恤其孚。不往應上。項安世玩辭无平不陂。為

三陽言之。无往不復。為三陰言之。兩言无不者。明此皆天運之必至。而有孚者也。人能知此。則當泰之極。不可不盡人事以防之。艱則不敢易也。貞

則不敢弛也。无極泰之運。而操心之危如此。則舉動之際。必无過咎。夫然後彼之必至之孚。可以勿恤。我之固有之福。可以長亨矣。乾之九三。固能

乾乾夕惕。雖危无咎者也。用以居泰。不亦宜乎。蔡節齋訓解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陂。險也。言无有陽常平而不險者。无有陰常往而不復者。此

乃其理之信然。當三陽將極之時。故發此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艱。猶苦也。恤。憂也。孚。信然之謂也。食。享也。君子居三之時。艱苦剛貞。

不可以已之將陂而怠其心。乃可无咎。勿恤其孚。又不可以陰之必復而動其心。庶幾盡享其合有之福也。馮椅輯註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陰

陽各欲復其所之象。陂。彼。偽。反。傾也。或破何。甫寄二反。非。陽平在下。升上則傾矣。陰往在外。降下則復矣。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占能知艱

大永

而復上之正。可以无咎。恤。憂也。朱子曰。孚。所期之信也。謂勿憂其上之相

孚。但往上而自有食祿之福矣。于往也。趙汝楫輯聞九三。无平不陂。止于

食有福。平者坦夷以喻陽。跛者險阻以喻陰。往者陰在上。復者復于下。艱難也。貞正也。孚。四孚於三也。食猶食舊德。福猶自求多福。泰之陽至三而盛。亦至三而極。盛極必衰。理勢之必然。三雖為陽。而四之陰已切近乎我。是陽无平而不跛。陰无往而不復也。君子方盛。四為小人。位適胥比。故求乎於三以冀見容。然三勢則將衰。位則不中不正。又與君无應。不幸而與小人同列。何敢輕受其求。輕受則必中。小人之計。故艱正自守。始免于咎。勿恤乎四。乃可自食其固有之福。夫二與三皆君子。二以朋亡為美。三以勿恤為戒。均是時也。三乃高其廉稜。斷乎君子。小人之限。疑不足以用泰者。曰是亦用泰也。包荒。朋亡。乃得時得君者之所為。若潔已特立。不為小人所陷。則全身所以全道。是以全道為泰者也。堯舜君民。泰和斯世者。莫可尚已。然泰否禪更。行藏有命。或隱德。或揚名。或立節。皆可執範于古。後人企想其風聲。景仰其行義。雖亂臣賊子。猶當心警氣褫。使君子之脈不絕如縷。以胚胎異日開泰之基。彼窮達異趣。小大殊德。會而同之。皆可以用泰。三之勿恤。二之朋亡。易位皆然也。姑汾道叟証類指龜泰極將否。陽復居上。如地道變盈。是故宴安鴆毒。死於安樂。故艱難用正。可保无咎。食其舊祿不廢也。方之古人。如漢之石慶子。父五人。食祿萬石。可謂極

大永

世樂

富。惟以謹厚有禮。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也。丁易東象義。險也。泰極否
將來矣。陽无常平而不跛。陰无常往而不復。戒辭也。三居危地。以剛居正
有艱難守正之義。恤憂也。勿恤其孚。不以陰之孚我而動其心。則于祿食
有福。不然泰轉為否。則不可以祿矣。以象變言之。平謂三。天地分故平
也。九三之上。則上卦為山。下卦為澤。平者跛矣。往謂三陰卦辭所謂小往
者也。三陰在外往也。往者復。則三陰在下為否矣。九二變則下體已變矣。
然九三位正。未離乾體。雖居危地。能念其艱而守其正。則无咎矣。勿恤其
孚。三與上孚者恤之。則以三易上。反成失位。但以九居三。正固其守。則于
食有福。或曰九三五兌為口。故以食言。此爻言陰陽界限之交。不可輕
動。惟當念其艱而固守也。黃氏日抄。勿恤其孚。程朱皆以孚為所期之
信。龜山主人臣食祿而言。以勿恤其孚。為不阿意以取信於上。惟徐云勿
憂而孚矣。以下爻不成。以孚例之。又覺簡易。吳澄纂言。九三。九居第三畫。
為泰之臨。无平不跛。无往不復象也。泰至半矣。慮其將變也。泰三四相
易。則變歸妹。九三比六四。故以二畫之相易取象。泰之上體坤也。若三四
相易。則三四五互坎而平夷之坤。變為險跛之坎矣。故曰无平不跛。陰往
在外。若四易三。則往外之陰。未復于內矣。故曰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占

大永

易

也。泰將變之時，以艱難之心正主事，則无咎也。勿恤，占也。又戒以勿憂恤，蓋徒憂无益，必有處之之道。其孚于食有福，占也。其者，期之辭。陽者，陰所食。六四食於九三，九三若能孚于食，已之實者而得其心，則必无來復易位之禍，是有福也。五兌象食，俞琰集說九三无平不陂，止于食有福。陂，彼偽反。有平則有陂，有往則有復，无有久平而不陂，久往而不復者，三處泰道方中之時，亦未至于極。聖人居安慮危，故為此戒。艱則操心也危，而不敢慢，易貞則守德也固，而不敢放縱。如此則无過咎，而彼之孚可以勿憂。我之福可以自享，蓋在我者禮義不愆，則自治有餘，何用它恤。胡

一桂附錄纂註

問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无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以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於人心，然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因言觀聖人立象繫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貞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无全好者，亦无全不好者。大率敬則好，不敬則不好。先生領之。

大永

銖蔡氏曰。孚信然之謂。食享也。居三之時。艱苦剛貞。不可以時之將。陂而怠其心。乃可无咎。勿恤其孚。又不可以陰之必復。而動其心。丘行可曰。孚指六四不誠以孚之孚言。不可以三陰之將復。而動其慮。惟嚴於自守。以防之。則庶幾長享所有之福矣。徐古為曰。小人之所以勝君子者。非乘其怠。則攻其隙。艱則无怠之可乘。貞則无隙之可攻。如此則可以无咎。可以勿憂其孚矣。或曰。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勢然也。雖艱貞勿恤。如之何。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諉之。天運以為无預於人事。則聖人之易可无作矣。胡炳文通陽居於內為平。往而外則為陂。陰出於外為往。返而內亦為復。陽之平也。已有陂之幾。陰之往也。已有復之幾。況九三將過乎中。其陂其復。此天運之必至。而有孚者也。處其交。履其會。能存艱苦貞固之心。不必憂天運之必至。泰之福可長享矣。謂泰否之非天不可也。不盡人事而一諉諸天。亦不可也。况自乾坤而後。歷六坎。險阻備嘗。然後循至于泰。而泰第三爻已有否之漸焉。立身難而失之易。創業難而敗之易。致治難而亂之易。如此。哉。董真卿會通張子曰。因交與之際。以著戒。能艱貞。則享福可必。雙湖先生曰。平。陽畫橫。平。象陂。陰畫中斷。

大永

險陷象。往復卦變也。言三陰自否上往以成泰。又將自泰下復成否也。食
互兌口象。所引蔡氏曰。丘氏曰。徐氏曰。並見前胡一桂附錄纂註。齊履謙

本說。平謂九。陂謂六。在四為往。還三為復。无平不陂。言陽必有陰。无往不

復。言上必反下。時誼當然。其指四孚。謂往以交孚。于食有福。于四之食。而

為三之福。梁寅參義。聖人於天下之患。不圖之於已然。而常戒之於將然。

泰之時。吉亨之時也。然九三纒過中。則聖人即為之戒。非思患豫防之意。

哉。天下之理。平者必有傾。往者必有復。陰陽之相勝。治亂之相因。如循環

然。唯善處之者。於此之時。如奉槃水。如馭六馬。有戒懼之意。而无怠忽之

心焉。故艱難守正。則可以无咎也。如豐之為卦。亦盛大之時也。而其彖之

傳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亦此意也。然君子於此之

時。亦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豈能必哉。故又當勿恤。其必信斯

可也。若事求其可。功求其成。則利害之心生。理義之意沮。亦非所謂艱貞

者矣。能艱貞矣。勿恤矣。則其效亦有不期而然者。其于食有福也。豈非自

天祐之。而吉无不利者歟。易纂。饒氏曰。平而不陂。往而不復。此孚也。不當

謂平必陂。往必復。而一切諉之於天。能艱貞則无咎。无咎則何憂。可食其
福。象謂天地際者。此乾坤交際之處。陰陽往來之會。所引蔡氏曰。徐氏古

大永

為曰胡氏云曰。並見前胡一桂纂註。胡炳文通。張希輔經義。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吾心戒於過慮。惟貴乎盡保泰之誠。天眷得於反求。自能以隆保泰之效。天下之理。惟至誠足以得天耳。區區焉惟私己之是慮。不幾乎反以害其誠邪。泰之九三。泰之已盛者也。泰至於盛。保之可也。私憂過計。不可也。持之以由中之孚。則无往而非誠矣。誠者。天之道也。此心既存。天心昭鑒。于食之際。福祿爾康。豈不足以隆保泰之效哉。惟盡其誠而吾心不失於過慮。則隆其效。而天眷自得於反求。善於保泰者。其察諸此。云云之意。嘗謂一心之微。天下治忽之所關。天命去留之所繫也。善於保天下之治者。常持此心於一誠之純。不善保天下之治者。常用此心於萬念之雜。均之為保治也。而天命之去留。天下之治忽。實分焉。吾聞世之君子。其所謂保治之術矣。曰兵不可不強也。而威不可玩。於是益為強兵之慮。國不可不富也。而財不可殫。於是益為富國之慮。主勢不可卑。而土木愈興。民慢不可啓。而刑罰愈峻。於是一慮生。一誠泯。萬慮交作。則人偽滋熾。而去天愈遠矣。是雖責效於冥冥之中。而求報於昭昭之際。不知吾之所以自戕其國脉。自伐其邦本者多矣。於天其何尤。君子之保治。則不然也。蓋泰者。盛治之世也。泰至九三。則盛治之過者也。其可不知所以為保泰計。

永大

乎。然保治之道固不可緩。尤不可急。固不可安於不為。尤不可過於有為。喜功不可也。生事不可也。輕舉妄動不可也。深戒夫萬念之過。而常持夫一念之誠。和平而不鑿也。純一而不亂也。去讒遠色。賤貨貴德。而力行。无倦以終之也。則以此之心。合天之心。隆景命於无窮。集多福而悉備。宗社縣磐石之休。國家鞏泰山之固。下而為臣者。无素餐之譏。而享衍衍之飲食矣。上而為君者。无不遑暇食之勞。而有正吉之酒食矣。雖頌天保之詩。歌既醉之章。亦何足以形容其盛哉。泰之六爻。二與五居中正之位。正泰通和平之日也。而保治之道。必於三而言之。蓋泰至三。當天地際之時。陽氣將盡。陰氣將作。盛衰之機。實在於是。保泰之權輿。固泰之管鑰。莫大於三也。平陂往復之戒。凜乎甚嚴。處之以艱。而必守之以正。則所謂正者。乎而已。非流於私憂過計之為也。噫。猶幸夫三德之剛。盡勿恤之誠。以隆元吉之祉。藉使上六處之。以陰柔之資。懵然不知所戒。則于隍之復。悔何及哉。且勿恤之辭。不獨於泰言之也。晉之六五。明之盛也。而戒以失得。勿恤家人。九五。彖之盛也。而戒以勿恤吉。是皆不欲其容一毫之過慮也。至於豐大之世。物夥民衆之時。人情尤易以私憂也。彖則以勿憂戒之。而六二之輔君。則主於有孚。發若之吉。是亦在於以誠而致吉耳。然豐之六二。則

大永

曲樂

主於以誠輔君而已。而泰之九二為保泰之計。則通萬古君臣之所當戒也。有志於隆泰和保天命者。一念可不誠哉。雖然。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為泰。內小人而外君子。所以為否。君子並用。則吾道光亨。小人或進。則生民失所。是則盡誠以保泰者。要必在於親君子。遠小人可也。不然。嘉禾方殖。而一莠為梗。他時必至於憮人敗類。讒巧敗國。覆轍可鑒也。有天下者。試思之。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

際也。

程子傳。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際也。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

之理以為戒也。卜子夏傳。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乾下通而泰也。物不可終。通則天道復其上。地道歸其下矣。平反則險矣。有往則復矣。君子

見其交會。思其所終。慮患而艱。守之不失其正。則可无咎而全其信。保食其福也。王弼註。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天地將各分復之際。象曰。无

永

平不陂。一本作无往不復。孔穎達正義。天地際者。釋无往不復之義。而三

大

處。天地交際之處。天體將上。地體將下。故往者將復。平者將陂。要義三處

天地之際。將復其所處。見前王弼註。李鼎祚集解。宋衷曰。位在乾極。應在坤極。天地之際也。地平極則險陂。天行極則還復。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

復也。張橫渠說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因交與之際以著戒。能艱貞則享福可必。蘇軾傳乾本上也。坤本下也。上下交。故乾居於內而坤在外。苟乾不安其所。而務進以迫坤。則夫順者將至於逆。故曰无平不陂。坤不獲安於上。則將下復以奪乾。乾之往適所以速其復也。故曰无往不復。當是時也。坤已知難而貞於我。則可以无咎之矣。九三之所孚者。初與二也。以其所孚者為樂進。以迫坤。而重違之則危矣。故教之以勿恤其孚而安于食。是以有泰之福。楊龜山經說。平終必陂。往極必復。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九三居天地之際。將陂復之時也。而在上者不知為君之難。居下者不知為臣之不易。世方无虞。上下荒怠。不知相與以警戒。則否將至矣。泰其可長乎。九三在下卦之上。人臣之尊位。上交之極也。知艱貞乃可以无咎。不能貞固以守之。務為持祿保位之謀。則小人之歸。而禍將及矣。雖有其位。其能安享之乎。故惟不恤其孚而後于食有福。阿意以媚上。恤其孚者也。陳了齋說艱初未也。艱貞乃无咎。有其信者必行之。非天者勿恤其孚之道也。寒泉也。碩果也。食焉則並受其福。在我者艱貞而已。故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張紫巖傳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天地氣數中則平。過中必變。人事亦然。聖人知幾。示訓於泰。觀山川陵谷之遷變。日月星

大永

辰之推移。平陂往復。故不能逃氣數自然也。夫治至於泰。其君必驕。其臣必怠。其德必衰。其政必慢。斯亦自然之理。不有剛德。君子知艱守正。不恤一己利害。盡誠以輔導其君。俾知夫以泰為憂。不以為樂。鮮不顛覆於後也。九三雖剛過不中。而有乾健震動不息之體。故勉以孚。若曰盡在我之誠。以啓迪弼正而不恤其他。則泰治可長保也。夫國家尊榮。君子食人之祿。可以无媿。而道行志得。利澤加施矣。曰于食有福。乾坤相交。而中進退盈虛自此分。平陂往復所由生也。互兌兌口為食。陽為福。互體震震以恐致福。郭雍解否泰之道。如循環。終則有始。可不豫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矣。九三下體之上。位已過中。故以平陂往復而思戒也。艱若周公之无逸也。貞若成王之持守也。能艱能貞。則无咎矣。君子能為可信之道。以无咎。何恤人之必信否也。艱貞无咎。邦有道。穀之時。是以于食有福。况太平之世。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則于食有福明矣。九三六四。是為天地相交之際。天道終矣。地道之始。故曰天地際也。過此以往。則未之或知。故君子思必陂必復之戒焉。李光讀易詳說。治亂存亡安危之相因。如陰陽寒暑之必至。有不可易者。惟聖人為能因其盈虛而消息之。使常治而不亂。常存而不忘。常安而不危也。消息之道。豈有它哉。兢業以圖。

永大

之危懼以處之。當治安而不忘亂亡之戒。則可以保其治安而无咎矣。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者。聖人處泰之時。常思艱難而履夫中正。則在我者无愧矣。人之信不信。何所恤哉。食者人之所享也。福者天之所降也。處泰之世。當乾道將復之時。獨以艱難守正而享其福祿。非徼幸也。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九三處乾坤之間。當天地之際。平者當跛。往者當復。惟艱難守正。庶可保其常安耳。聖人知世路之將阻。陽氣之必復。故於此爻特為之戒云。**朱漢上傳**初二上往。四五復位。坤平衍也。化為山澤。平者跛矣。若九三不守其位。而又往上六。坤復泰將成否。故戒之觀无平不跛。則知无往不復矣。九三在天地之際。往者當復。泰者當否。時將大變。唯艱難守貞。確然不動。乃无咎。三與上六有孚者也。陰陽失位為憂。憂恤也。三上相易。恤其孚也。天地反復之際。外之小人。必因內之君子。有危懼之心。乘隙而動。著信於我。君子應之。則大事去矣。禍至於履其宗。艱貞勿恤其孚。不以利害之心。移其守。以拒險詖之勢。以塞反復之路。自信而已。于食有福矣。兌為口。三陽為福。君子之于祿也。修身俟命。人之信否。无以為也。故能永享安榮。與有泰之福。或曰。時運已往。艱貞其如何。曰。天人有交勝之理。關子明曰。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大哉人

大永

漢其與天地終始乎。曾種易粹言九三艱貞。臣道非君道。並易說。所引
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白雲郭氏曰。見前張橫渠說。楊龜山經說。郭雍

解。李衡義海撮要。天地復則不交而否矣。胡。泰否與乾坤異者。以其變

于中也。此九三知幾存義。與乾之九三同其象焉。收。三陽同升。不待約

而自來。不戒而自信也。石。天之際地而平也。其卒无不跛。地之際天而

往也。其卒无不復。艱正以處之。乃无咎。不恤上之孚。已則于食有福。苟恤

其孚。思有以取信于上。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不敢直。已以行志。離道失

義。无不為矣。介。所引卜子夏傳。孔穎達正義。見前。鄭剛中窺餘。乾之復

也。自下而上。九三居其先。坤之復也。自上而下。六四居其先。泰極而變。則

陽復其位。九三先進上矣。三之未進。則自三至五。為震之坦途。進與上六

相易。則上體為艮。下體為兌。山澤為不平之象。此平跛往復之義也。際者。

兩相際也。陽際陰。陰復際陽。而皆非其所時。无止分。无常則。二氣必復其

位。九三適當其際。豈不艱乎。有為之之理。而為之不易。故以艱云。艱非不

可為也。苟能知泰道之欲盈。思否閉之將至。深憂遠慮。力以正道距小人。

雖艱无咎矣。然于食有福。猶未可保也。故又必待於勿恤其孚。何則。孚者。信之應乎彼者也。若三陰之復下。皆其中心之所願。六四動則五上皆隨。

大永

九三

之。自可不戒而孚。九三當變革之時。以一身塞群陰之路。使衆志允從。固大善。有如不應利害迫之。其中一動。小人懷姦以入。天祿其可得而食。是必守之以正。斷之以誠。勿以孚不孚為念。而決意不移。此于食有福之道。周公伊尹所以任天下之重也。宋衷曰。地平極則險。險則還。復鼎。祚易謂二之五得正在坎中。故艱貞。坎為憂。故勿恤。集傳謂兌為口。三陽為福。楊萬里傳。平與陂相推。往與復相移。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九三陽盛極矣。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君臣克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儻或不恤。此理之必信。則將自食其福而永終矣。食如食言之食。沒而盡之之謂也。何也。天地交際。陰陽往來。在九三六四之間也。開元之末。天寶之初。其泰之九三乎。林栗集解。九三下體為乾。上體為震。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於上六而承於六四。二爻皆坤。而四又巽也。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陽為平。陰為陂。陽為往。陰為復。三陽之進。至是極矣。方泰之初。陽自下升。故不嫌於居剛。至於九二居柔得中。上應六五。以成交泰之道。古之明君良臣。同德相須。无為而治。皆由此也。至於九三。道已隆矣。時已極矣。持盈守成。茲為難矣。而三又以陽居剛。行過乎中。體乎剛健而資之以決躁。極其勢力。進而迫之。以乾迫坤。以震迫

永

大

曲

樂

巽以九三迫六四。以至剛迫至柔。物極則反。理勢然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无平不陂之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无往不復之義也。以坤易乾。以巽易震。平者陂矣。往者復矣。而否之象見矣。是以聖人憂之而為之戒焉。若曰勿極其平。庶幾不陂。勿窮其往。庶幾不復。世之君子當極盛之時。眎其力足以銖鋤小人。眎其威足以鞭笞四夷。必極其平。窮其往而後已。此小人之所以復用。而夷狄之所以復強也。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曰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書曰无疆惟休。亦大惟艱。又曰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恤之言憂也。勿者甚之之辭也。猶言泰之極矣。能勿憂乎。以乾迫坤。以震迫巽。可謂无難矣。以坤遇乾。以巽遇震。可謂有孚矣。弗圖其難。則患生於所易。弗虞其變。則失在於所孚。方泰之時。惟見其易。豈知其難。惟信其孚。豈慮其變。是以平陂往復。常在循環反掌之間耳。古之君子。為能見其易。而思其艱。見其孚。而不忘其恤。以艱為貞。則可以免於咎。以恤為孚。則可以安樂飲食。而保其福祿也。故曰知難无難。知憂不憂。豈不信哉。子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為其乾坤相際之處。陰陽往復之交。故繫之以如此之辭也。楊慈湖傳有平必有陂。有往必有復。无有平而不陂者。无有往而不復者。小者雖往。他日將復。今雖治平。後將陷陂。消

大永

樂

息盈虛。勢不可止。然亦有道焉。克艱克正。亦可无咎。勿用憂恤。此理之可信。不可信。于食有福祿之可保也。食祿食之謂所患在我之失道爾。道以放逸而失。以艱正而得。未有得乎道而致禍者。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天地陰陽消長之際則然。不言人道。明亦可以艱貞致福也。大傳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盖道可以通乎造化。消禍敗。補天地之不足。有如此之神用。於是爻見之。**王華叟音訓**无平不陂。今本作无往不復。陸氏曰。一本作无往不復。晁氏曰。宋衷作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李謙齋詳解**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乾本居上。坤本居下。泰以相交而互為外。降至於九三。則天地將復之際也。乾不能久安於下而求復於上。坤亦不能久安於上而將復於下。盖未有平而不至於陂。往而不至於復者。泰之極則否乘之。是亦勢之必至者矣。當此之時。而欲求有以使之不至於否。則奈何。不過以艱守貞而已。居至治之極而能以克艱為心。持天下之正而不流於變。此保泰之道也。夫陰陽之必至於復。是其必信之理也。吾誠能以艱貞自治。則理雖必信。而可以无憂而坐享太平之福矣。盖天人有相勝之道。治亂有可移之理。人君知保治之戒。則安知泰之不可長享也哉。舜之時。泰和極治之時也。惟其君臣之間。知所警懼。故后臣克艱之戒。警戒无虞之戒。

大永

曲

惟時惟幾之戒。更相儆教。而天下之治。卒至於天其申命用休。茲非所謂艱貞无咎者歟。蔡節齋訓解象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乾坤間故曰際。馮

椅輯註。无往不復。九三象。天地際也。交際之際。馮椅輯傳九三。无平不

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贊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都聖與曰。天確然而常高。其氣之下際乎地。則平矣。然未有平而不陂者

也。地隤然而常處。其氣之上際乎天。則往矣。然未有往而不復者也。李子

思曰。當乾坤二體交接之間。而天地二位將復其故之際。其象盖如此。郭

子和曰。否泰之道。如循環然。終則有始。可不豫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矣。

林黃中曰。以至剛迫至柔。物極則反。是以聖人憂之。而為之戒曰。物極其

平。庶幾不陂。勿窮其往。庶幾不復。世之君子。當極盛之時。眎其力足以誅

糶小人。眎其力足以鞭笞四夷。必極其平窮其往而後已。此小人之所以

復用。而夷狄所以復彊也。此說近巧。而理意亦通。平。謂乎其陰。猶削平

之平。往。謂往乎上。即大往之往。然陰平而陽上。進則傾矣。是陂也。陽往而

陰上。窮則復矣。故未敢廢而兩存之。右明象。楊廷秀曰。陰將復。泰將否

矣。可不懼乎。君臣克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馮當可曰。乾之極。不久位於

大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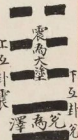
三。將進而為四矣。三一進則二初亦進。而陰則下生矣。此一爻乃天地將

交際變革之會。儻非泰則三當凶矣。无咎者艱貞而免於咎也。劉氏曰。三猶有應持。否不可不防。爾若憂其以否見疑。而遂不食其祿。則失于食之福矣。上卦雖坤。有君道焉。下卦雖乾。臣道也。三陽之進。但能知艱而守。則可以貞而无咎。蓋陽以上復為貞也。三陰下復。不必憂其不與已孚。而所食於上者。自錫佑之。上下之交。其象如此。上一位。天之象也。應已福之也。位多凶。故不无戒之之辭。亦持盈之意。右明占。李仲永曰。將近小人。故其辭危。或問。關子明曰。時運已往。艱其何如。曰。天人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大哉人謀。其與天地終始乎。右明爻義。

田疇學易蹊徑

泰九三

泰之臨



乾下

震為大塗。九三變。則震塗降而之下。為兌澤矣。平而陂之象。震為行。今降而之下。則上



兌下

互卦變坤。震行復為坤靜。往而復之象。震為恐懼。乾有貞德。艱貞之象。兌說。坤順。无

永樂大典

咎之象。陽實為孚。震為恐懼。恤也。兌為口。勿恤其孚之象。乾陽為福。下卦乾變為兌。乾天也。變而為兌。澤。天之澤也。兌為口。于食有福之象。乾為天。坤為地。三為上下卦之交。天地際之象。

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人有常言。否極則泰。泰極則否。非也。此乃涉於治亂顯然之論。實非知幾者之言也。殊不知泰之未中有否。否之未中有泰。不可不知也。且如泰之九三。乃泰之欲中之時也。前日泰之未中。其泰猶未為過甚。然以剛變柔。卦曰明夷。故聖人尚有未泰之憂。况泰之九三。正天地相交之際。尤為甚者。是以乾之體當在上。坤之體當在下。乾坤將各復其正體。則九三者。又居乾復之先。而變坤六四之初者也。九三既當天地相交之際。他日泰反為否之漸。乃是始於斯時。是始之平者。必將有險陂。而始之往者。亦必有反復也。如此則泰復為否矣。泰復為否。則上下各復其所。雖有聖智。莫能止也。然三在下卦之上。人臣之尊位。尤宜維持泰道。无使有否之罅隙生焉。可也。必也艱難有為而不敢忽。貞固自守而不敢縱。如是則方保无咎。雖使小人有不戒以孚之願。但當勿恤之。庶幾能食天之祿。而保泰之治。如自有福之者也。嗚呼。九三之時。猶可為也。於此而不能艱貞。則六四之時。其咎為如何。卦變為臨。泰之已臨。大臣當保其治者也。魏了翁集義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无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是稍遲得。新安朱先生曰。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稍不支梧。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咎方做得。東萊呂氏曰。无平

大永

不陂。无往不復。氣運之常也。艱貞无咎。轉移之理也。己丑課程 所引橫

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張橫渠說。揚龜山經說。朱漢上

傳。鄭汝諧翼傳。乾本居上。坤本居下。以交故為泰。三。乾陽之終也。盛者至

此而衰。交者至此而變。勿恤云者。不必過於憂勞。而不安於泰也。其孚云

者。不可不誠其心。而忽於泰也。于食有福者。享其安也。餘從程氏。趙以夫

易通。三以剛居陽當位平也。若用而柔安者必危。无平不陂也。三既為陽

小者往矣。若又為陰。盈者必虛。无往不復也。惟艱難守正。則可免咎。勿恤

不必憂也。其孚。上應之也。陰資陽以為養。于食有福也。三與四。天地之際

也。陰陽消長。當於其際觀之。易被總義。三居乾體之上。衆陽至此而競進

泰之盛也。過此則為六四。泰道將革。與否為對。是為天地之際。陰將降于

下。則陽將升于上。盖无有常平而不陂者。亦无有常往而不復者。一泰一

否。往來不窮。於斯之時。厥惟艱哉。思其艱而守之以貞。是以无咎。然上六

處泰之極。有城復于隍之象。且以正應在上。而孚于我。苟恤乎上之孚。已

也。則相須而趨於否。惟其勿恤。不特无咎而已。于食有福。乃自求多福之

福。所以保泰。揚瀛四尚易通。玉景孟曰。三居下體之上。上下之交。否泰相

大永

反之際也。聖人預為之戒曰。未有安平而不險陂者。无有常往而不反者。

於此而能不敢安逸。艱難守正。則以人待天。以義勝命。則可以保泰而无咎。此天人交勝之理也。愚得之師曰。三爻泰之臨。一陽復。二陽臨。三陽泰。四陽大壯。五陽夬臨。近未至泰。遠未至夬。聖人特於臨曰。有凶何耶。臨之凶。正在三。二爻進而為泰。固可喜也。不進而退。自消下。則復亦不可保矣。此陰陽交際之密機也。夫泰則陰陽平也。陰在外則往也。然平无不傾。陂之理。往无不復還之理。機未嘗停也。故必艱難貞固。思患預防。則可无咎。憂而且有福。祉矣。福謂臨為泰也。此亦財成輔相之妙也。人之形本具一泰。上卦六皆偶。下三竅皆奇。三當口。有食象。愚曰。三乃陰陽否泰相乘之地。其不曰陰陽之交。而曰天地者。主象言也。或曰。三變兌為口象。故曰食。又廬陵楊氏謂食如食言之食。没而盡之之謂。趙汝楙輯聞。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大之未固可喜。未而不已。至四則成往。是來者无不往之理。小之往固可幸。往極而返。至三則必復。是往者无不復之理。有以見天地之氣。往來交際於三四之間也。徐相直說。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三居諸陽之上。泰之盛也。故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復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君子當泰之盛。當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所為。如是。則可以保其泰而无咎矣。聖人又慮其

大永

付之自然而不求其所以保泰者。故又戒之曰：處泰之君子，不當恤其在彼，无可定之勢。當自信其在我，有能定之理。則可享泰之福矣。象言天地際者，陽雖降必復升，陰雖升必復降。天地交際，理之必然也。張應珩解下卦之終，上卦之始。天地之際，泰將變否。觀夫一盛一衰，天道之常。未有盈而不仄，去而不返者。故云：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其戒曰：艱貞无咎。欲使人得寵思辱，居安慮危，庶幾保其寵，永其安。以至於无咎也。夫如是，又何須憂恤。其理必然。在泰之世，且食于之祿，享于之福，以俟天之命可也。蘇起翁讀易記九三：處上下之交，坤乾之際，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平者陂矣。无平不陂，往者復矣。无往不復，陰陽將易位。泰否將反掌。唯克艱以自處，貞正以自守，則可无過咎。如此，則勿憂克艱居貞，其有孚信，可必之理也。于食有福者，尚可享泰之福，食，享也。如人食物之食，三言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蓋三居天地交接之際，為泰否交接之際，不可不謹。平，謂泰平也。陂，偏也。謂泰平之治，將為偏陂也。往，即小往也。往者，將復為未矣。卦變臨臨之象曰：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大往則小來，陰陽消長之機，可不畏哉。

大永

曲終

丁易東象義无往不復。天地際也。九三天地際者。陰陽於此界限。言其不可不謹也。鄧錡圖說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九三應上變而為損。損者。

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反而為益。損上益下。故九三曰。無以為終身之平。不
有險陂。故泰至上六。城復于隍矣。無以為終身之往。不有反復。故否至上
九。否終則傾矣。謂否極則泰。泰極則否。否泰往來。天地之常道也。故曰。無
平不陂。無往不復。九三陽居剛位。乾之重剛而不中也。又應上六。往復天
地之際。苟非艱貞。則不能无咎矣。今既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艱於用正。則
无咎也宜矣。故曰。艱貞无咎。夫九三者。乃乾之忠信。立其誠者也。九五既
濟。坎中之需也。需則有食。謂陽之朋來。至三則必至于五。又坎為憂恤。故
曰。勿恤其孚。于食。六五者。乃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謂三行至五。自然有福
也。故曰。有福。聖人象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乾之九三。天之際也。坤之上
六。地之際也。三與上應。往而復來。謂至于天地之際也。故曰。天地際也。先
儒多說。勿恤其孚。為一句。于食有福。為一句。非也。勿恤其孚。于食。作一句。
有福二字。作一句。如隨九五。孚于嘉。明夷六四。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都
是樂句。至于節之九二。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謂時當可出。門庭。若不
出。則乃失時之中道也。故言凶。易中凡言于字者。俱有上意。必无于字。為
首之理。學者當知之。吳澄纂言。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徐氏幾曰。乾坤相
遇之際。泰否反復之機。在此。可不戒哉。俞琰集說。際會也。坎以六四。遇九

大永

五。九六相會。故曰剛柔際。泰九三遇六四。正當乾坤二體之會。故曰天地際。李簡學易記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否泰之道如循環。終則有始。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然處下卦之終。而當天地相交之際。可不豫為之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矣。戒之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而陂。往而復。泰而否。理之常也。當知天理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此即持盈之道也。故得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其陂復之理。謂必然循環而莫之改也。故曰勿恤其孚。如是。則于其祿食當有福益。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故關子明曰。天人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大哉人謀。其與天地終始乎。集保八原九三。陽居健極。泰之盛也。

大永

无平不陂。天道好還。未有平而不陂者也。无往不復。无不返之理。三陽極盛。天地交際之時。泰將否也。艱貞无咎。當此之時。克艱正固。可以保其常泰。故无咎也。勿恤。如此則不勞憂恤。而自能无遷變矣。其孚不遷不變。誠之至也。于食有福。盡其孚誠。則能享其所有之福矣。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君子體而用之。此文正當天地交際之時。泰將否也。知幾之君子可不慎乎。胡震衍義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三居下體。

之上。上下之交。否泰相反之際也。聖人預為之戒曰。无有安平而不險。險者。謂无常泰也。无有常往而不反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險往者復。則為否矣。於此。知天理盛衰消長循環之道。不敢安逸。艱難守正。以人待天。以義勝命。則可以保泰而无咎。故曰。艱貞无咎。以天人有交勝之理故也。不失所期為孚。祿食謂福祉也。善於處泰。則不勞憂恤。得其所求。於其祿食自有福益也。夫往復平陂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處其交。履其會。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皆不知艱貞之義也。徐氏曰。小人所以勝君子者。非乘其怠。則攻其隙。艱則无怠之可乘。貞则无隙之可攻。如此。則可以无咎。可以勿憂其孚矣。小象曰。天地際也。謂陰陽交際。如否泰之相因。陽降於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因天地交泰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為戒也。昔者唐虞盛時。禹皋在位。稷契在職。元凱在官。四岳在國。當時諸君子。知无虞之可戒也。知巧言令色之可畏也。而所以處之者。則有道焉。惟艱之說。克艱之說。交相警戒。精一執中之相勉。同寅協衷之无間。泰和之福。民到于今稱之。又何憂乎平陂往復之危哉。保泰之道。要當以唐虞君臣為法。所引楊氏曰。

大永

見前楊萬里傳。張清子集註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進齋曰。天下之理。未有平而不陂者。亦未有往而不復者。復隍者。平之陂。陽將消也。翩翩

者。往之復。陰將長也。艱貞无咎。言處三之時。當艱難其念慮。貞固其操守。不可以三陽之將陂者而怠其心。亦不可以三陰之將復者而動其念。斯

能无咎。勿勞憂恤。必乎我之所期。于食有福。于以享其祿位也。蓋陽往則陰來。此理之常。九三六四。其乾坤之交際乎。陰陽消長。當於其際觀之。

愚謂邦有道穀之時。是以于食有福也。所引徐古為曰。見前胡一桂纂註。趙珪解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泰道至此盛矣。過盛必衰。盛衰相仍。

天之道也。有平必有陂。有往必有復。理自然也。宜於此時不敢安泰。自以艱難貞固守之。可得无咎。勿憂恤。能艱貞。其信无咎。則于以享食所有之

福祿矣。象云。天地際也。天道不久下。地道不久上。天復於上。地復於下。是為天地交際也。胡炳文通无往不復。天地際也。此一際字。天地否泰之會。

陰陽消長之交。董真卿會通愚按小象。程傳仍今文作无往不復。本義復古易作无平不陂。然先儒間兩存之。今不敢輒改。姑從程傳。所引徐氏曰。

大永

見前吳澄纂言。陳應潤文變易緼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陂。傾也。復還也。天下之理。未有平而不傾者。亦未有往而不還者。否之久既復于泰。

泰之久守之不固。恐亦至于否也。三處泰之盛。天地交際時也。苟不以艱
難真正之道處之。安得无咎。得泰之久也。九三變陰下卦為兌。兌說也。孚
信也。我以正道治之。勿恤其人之信與不信。惟食其有福善之人。同以治
泰。可保泰之久也。昔太康恃泰之久。盤于遊畋。十旬弗返。五子乃作歌曰。
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唐
太宗嘗曰。房玄齡從我定天下。見創業之難。魏徵與我安天下。見守文之
不為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謹之。蓋得治泰艱貞
之義。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將近小人。故其辭危。福謂享其泰和之福。際
謂陰陽消長之際。蓋陰陽消長。當於其際觀之。平陂往復者。天運所不无。
艱難貞固者。人事所當盡。若諉於天而无豫於人事。則易可无作矣。蓋艱
難貞固。則不以時之將陂而怠其志。勿恤其孚。則不以陰之將復而動其
心。蒙謂天運有去留。而人事所當盡。故聖人深言保泰之難。而為長治
之術。梁寅參義。无往不復。天地際也。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乃天地交際之
常理。故當其時者。不可以不戒。郭昺解一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
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二句。皆譬也。艱貞。處陂復
之道也。无往不復。天地際也。不言剛柔而言天地者。雖天地之大。亦不能

永
大

以逃乎數也。苟能孚以相信。雖无咎。而又可以食其福也。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

